

【实录】

1986年，我的大学梦

□李晓

岁月燃起的火焰，把属于每个人的时间差不多都会燃成灰烬。在这灰烬里，有一些记忆，会在风中的翻滚里忽又亮起微光。

有三十多年时间了，每年到了高考季，我就会在梦里做高考题。做高考题不要紧，最让我焦虑的是，差不多每次做的都是数学题，往往是梦里铃声响起，我的卷子还是一片空白。按照弗罗伊德《梦的解析》所说，在梦中参加考试，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得不到缓解，溜到梦里来排遣了。

去年高考，我与记者朋友去考场外采访，看见考场外等待的家长，黑压压的人群，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眼神，都是一个关于高考的故事。

我这样一个中年男人，又怎能忘记那年的高考经历？它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。

1986年的天空，我总觉得是灰蒙蒙的。那一年，我17岁，与7月的高考就要相逢。

那年年初，为我们家作出毕生贡献的一头老母猪突然就死了。之前，它生的猪崽卖掉以后，是供养我在县城中学住读费用的主要来源。

周末回家，妈望着我说：“娃，你不要背思想包袱，妈就是把泡菜坛子卖了，也要供你上大学！”妈对我上大学的期望，从她额头上早早爬满的皱纹就可以看出来，每一道皱纹里，都隐藏着我妈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足迹。那年秋天，我家丰收的稻子在田里沉甸甸地垂下头。我吃着我妈种的粮食，突然对这片世代供养我们的土地有了一种强烈的厌倦。我在山梁上的星空下起誓：我要考上大学，走出村子，把妈也接到城里去生活。

1986年的高考，首先还要经过预选，我入选了。一到5月，县城中学的高三教室里，早已弥漫着分别的气息，同学们开始在自己的毕业留念簿上轮流写下催泪留言。三年的相处，或许平时是漫不经心的，

但一到毕业季，情感就发酵得无比浓烈。

校园的清晨，我在为大西洋的暖流流向、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的分布而绞尽脑汁记忆时，林子里的蝉鸣早早就开始了，它扯着嗓子忽高忽低地长鸣，也不知是美声还是通俗唱法。

7月高考，只还有一周时间了，我回到村子里的家。我蹲在山梁上，远远望去，我家那寒酸的土房子就如打在山脊上的一个补丁。我想，等我离开村子去远方上大学，它就要成为我天幕下记忆里的旧日影像了。

“跪啊，你跪下去呀！”堂叔在山冈的荆棘丛中扒开藤藤蔓蔓，现出几处瘦弱的土堆，那是我家的祖坟，堂叔让我下跪求保佑。堂叔在坟墓边对老祖宗们喃喃咕咕，说等我这个侄儿考上大学有了出息，就拿钱出来为祖坟立碑修缮。

1986年7月7日，上午阳光如瀑，下午大雨滂沱。上午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：树木、森林、气候。我发挥得不错。我堂叔就是一个山里的植树人，他三十多年间种下了上千棵树。我觉得，在村子上空的积雨云里，就有我堂叔的一份功劳，因为树木越繁茂的地方，雨水往往就越多。我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作文。

我妈已经把被子给我准备好了。那年我要报考的学校在北方，妈说，那边天冷，被子得厚一些。

在8月轰隆隆的雷声里，我的大学梦碎了，我以29分之差与大学远离，北方的那所大学校门朝我匆匆关闭，命运的方向盘把我再次猛地打回了村子里。

夕阳如血，照耀着我在山冈上徘徊的孤单身影，最后，把我吞没下去。我回到家，土墙上排列着一把锄头、一把镰刀、一把铁锹，妈轻声说：“娃，这是你叔去铁匠铺给你打的。”

36年的漫漫时光过去了，高考，成为时间重量的一部分。



【读心】

我的引渡人

□洛水

“六月栖栖，戎车既飭。”几千年来，六月依然是如箭在弦上的时节。此时，麦子已经成熟，任何风雨都能颠覆所有的努力。高考也是，潜流暗涌，充满不确定性。就像麦子是父亲的河，高考则是青春的河。如今，站在河对岸，我才发现，两岸的风景原来一样好。

时间就是生命，对我来说，只是一次次在模考里出生入死：考好了，欢喜；考砸了，悲伤。那时，还不会掩饰，悲喜都写在脸上。所以，当高考前回家做“战前准备”时，父亲一眼就看穿了我的低落。最后那次模考，我考砸了，积攒一年的信心随之分崩离析。

父亲什么也没问，递给我一把镰刀，让我去割麦。父亲说，本来可用机器收的，谁想又下雨又刮风，麦子倒伏，只能手割了。父亲看着我，接着说：不过还好，麦子倒了，说明麦粒饱满，颗粒实、压力大，站着太累，就换个姿势躺着歇歇，收成一粒也不会少。

我望向麦田，麦子东倒西歪的，真像父亲说的，它们站累了，在躺着歇息。我琢磨起最后那次模考，我是否也是一株压力太大的麦子呢？一年来，一次次考试、一回回悲喜，无休无止。的确，我站累了，也需要换个姿势。我挺挺腰板，跟着父亲走进麦田。

在父亲手里，镰刀矫若惊龙，到我手中，则变成了毛毛虫。望着辽阔的麦田，我心生畏惧，啥时能割完啊？我割一会儿，站一会儿，腰腿酸痛。不一会儿，父亲便把我落下一大截。我不甘心，无论身板还是体质，我都超过父亲，怎么会

【真情】

父亲陪考

□陈来峰

又逢高考，不禁再次回想起我那时候的高考。

我参加高考那天，天特别热，明晃晃的太阳悬在空中，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一根火柴似乎就能将空气点燃。

我一早就起了床，收拾着考试的东西。父亲起得比我更早，眼睛一刻不离开我的身影。头天晚上说好了不让父亲送我，也不要他陪考，生怕我会紧张。临行前，父亲却突然说：“孩子，我正好去县城卖鸡蛋，要不，咱一块走？”

看着父亲渴望的眼神，我不好拒绝。于是，一前一后，我们各自骑车前行。县城不算远，大约半小时的路程。到了集市，父亲跟上我，说：“我送你到学校吧，反正也不远。”我没吭声，只顾低着头往前走。

当我踏进学校的那一刻，父亲说了一句：“我去卖鸡蛋了！”说罢便转身消失在人海中。

下午考试结束，走出校园，只见父亲迎面走来，他喜滋滋地说：“走吧！鸡蛋正好也卖完了！”我点点头，跟随父亲回家。

第二天，鸡一叫，父亲便翻身起床，生火做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临行前，父亲又跟上来说：“家

输给他呢？

我不再磨洋工，紧盯着父亲，埋头挥镰。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开始一点点接近父亲。说来也怪，这时腰也不痛了，腿也不酸了，疲劳和酸痛似乎都融化在汗水里。衣服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追上了父亲。

我长出一口气，站起身，这才发现，一块地的麦子竟割完了！我吃惊地望着父亲，他淡淡地说：眼是耍种，手是好汉！只要你弯下腰干，抬头就会发现，困难都是想象出来的。我又想起那次模考以及那些病毒般的沮丧，也许父亲是对的，我被自己的想象吓坏了。

天气酷热，父亲让我到树荫下歇会儿。我放下镰刀，手隐隐作痛，掌心满是水泡。父亲问我痛不痛，我摇摇头。父亲笑笑：你攥得太紧了，要放松点儿，才不会伤着手。不过也好，水泡破了，会长茧，有了茧，下次就不会再磨手了……我释然了，是我的心绷得太紧，才伤到了自己。

父亲是对的，成长的疼痛是生命的茧，模考砸了，高考时也能破茧而出。我笑笑，走向父亲。父亲在看麦田，他光着膀子，汗珠像麦粒一样饱满。麦子是父亲生命的河，就像阳光赶着汗珠和岁月，滚滚而下，父亲也在赶着他的麦子和人生，涉河而渡。

时光如水，或汹涌、或平静，每一段时间，都是一条不尽相同的河。高考，就是青春的一条河，水流湍急，渡河须谨慎。我是幸运的，因为有父亲这样的引渡人。

里还有鸡蛋，不卖了怕坏掉！”

我们一前一后，迎着朝阳走着。一切如故，父亲将我送到学校，瞬间又消失在人群里。考试结束，父亲又寻到我一起回家，一路上我们几乎不说话，就这样默默地走着。

第三天，父亲又说要去卖鸡蛋，紧紧跟在我身后走着。我没想那么多，但是心里开始默默接受父亲的护送。直到考试全部结束，我浑身轻松地走出校园，眼睛不自觉地到处寻找父亲，我感觉到父亲肯定就在附近，而且我也开始习惯跟父亲一起走了。

父亲从拥挤的人群里挤到我跟前，微笑着递给我一根冰棍，颤巍巍地说：“终于考完了，走吧！”这次父亲骑车很快，小孩子似的跑在我前面，一路哼着不成调的歌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其实根本就沒去卖鸡蛋，他的篮子里埋着几个窝头和咸菜，那三天奔波着去集市，其实是他护送我的借口。高考那三天，父亲送我进了校园，自己就躲在角落默默地望着我的背影，期待着我平安出来。

那三天，父亲没问我一句话，更没敢提及我考得如何，他怕我会紧张。

【世相】

一杯安心茶

□耿艳菊

麦收时节，回乡下老家看父亲，饭后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聊天。正聊着天气的事，父亲突然话锋一转，说：“前天进城，看到老李了，又是一年高考来临，他坐在那儿指挥儿子搭遮阳棚。坚持了多年的事还在坚持着，不容易呀！时间过得真快，老李老了，头发都白了，腿脚也不好了。”说完，他感慨良久。

我一下愣住了，哪个老李？记忆里快速搜寻，脑子里映出一个笑呵呵的中年人的形象——父亲说的是县城中学门口开文具店的李叔。

读中学的那几年，李叔和他的文具店于我们来说，是一种温暖亲切的存在。我们兄妹几个陆陆续续高考后，去了更大的城市读大学，后来又为工作，生活忙碌着，高考离我们远了，很少再关注，李叔和他的文具店也被留在了那段时光里。

李叔的文具店在学校大门口东侧，精致宽敞的两间门面，店里面装修得很文艺范儿，门外两侧还种了月季和石榴，花开的季节尤其明媚温馨。李叔的两个孩子那时也在这所中学读书，女儿和我是同学，同在一个班级。

我们常去李叔的店里买文具，起初还有些照顾同学家生意的缘故，后来便完全是出于真诚的心意了。胖乎乎的李叔总是乐观开心的样子，说话亲切，待人热诚，又很健谈，很多学生都喜欢他。他的店里常常挤满了人，和他聊天说笑，像朋友一样。

李叔的文具店里有部电话，很多人能把号码倒背如流，不少家长也熟记于心。我们很多同学都来自乡下，离家远，和家里联系也就只能通过这部电话了。很多家长因为这部电话和李叔慢慢熟悉了，有时候有事干脆让李叔转达。偶尔哪个同学的生活费没了，家里没及时送来，李叔总会雪中送炭。有时候家长来给孩子送衣物，赶上学生正在上课，李叔就会邀家长到店里等。

父亲感念素昧平生的李叔对我们的照顾，曾让我把自家田里种的花生带给他一些，李叔很开心地收下了，然后回馈了我们更多。他送了我们不少笔和本子，一年都没用完。

于李叔来说，每年都有一件郑重以待的大事，那就是每年高考时，为等候考生的家长免费提供歇息场所和茶水。

这件大事从他在这里开文具店的第二年就开始了。头一年，他目睹了考场外那些家长的焦急和不安，他们顶着烈日眼巴巴地望着寂静的校园。那种情形触动了李叔，他想起自己去世的父亲也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，但他到底是令父亲失望了，没考上大学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他想为这些家长做些什么。

第二年，李叔买了几个遮阳棚、一些桌椅，放在文具店门前的空阔处，请家长们坐下来耐心等待。每个桌上都有泡好的茶水，让家长去暑平燥，安安心心地度过这段等候时光。

一年又一年的高考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，父母陪伴着孩子，守候着孩子，而李叔每年都陪着他们一起走过。直到他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还在尽自己所能，为身边的人送去一个普通人的温情和善意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